

失权与赋权：历史文化名镇居民旅游增权路径研究

——基于重庆涪陵古镇的实证分析

梁 姣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6年8月6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9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9日

摘 要

居民旅游增权是实现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研究以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合川区涪陵古镇为例，在经典四维增权框架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文化增权”维度，构建了包含5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基于213份有效问卷的实证调查，系统诊断了涪陵古镇居民的旅游权利现状。研究发现居民在经济、政治、心理、文化维度分别处于缺权、去权、失权、弃权状态；政治增权权重最高(47.73%)，增权优先指数前5名中政治指标占3席，凸显了政治参与权利缺失的核心地位。据此提出四维增权路径，明确政治增权作为其他维度制度性前提的枢纽地位，各维度增权应协同展开。同时讨论了增权的治理边界。本研究为历史文化名镇的居民赋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旅游增权，文化增权，政治增权，社区参与，历史文化名镇

Dis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 A Study on the Paths of Tourism Empowerment for Residents in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Ancient Town of Laitan, Chongqing

Jiao Liang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Chongq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文章引用：梁姣. 失权与赋权：历史文化名镇居民旅游增权路径研究[J]. 地理科学研究, 2026, 15(5): 852-863.
DOI: 10.12677/gser.2026.155077

Received: August 6, 2026; accepted: October 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9, 2026

Abstract

Residents' tourism empowerment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ncient towns. This study takes Laitan Ancient Town in He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ly recogniz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classic four-dimensional empowerment framework, it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empowerment"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comprising 5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23 tertiary indicators. The indicator weights are determined throug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based on empirical surveys involving 213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idents' tourism rights in Laitan Ancient Town is systematically diagnosed. The study finds that residents are in states of power deficiency, disenfranchisement, loss of power, and abstention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respectively. Political empowerment holds the highest weight (47.73%), and political indicators account for 3 of the top 5 empowerment priority indices, highlighting the core status of the lack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ights. Based on this, a four-dimensional empowerment path is proposed, emphasizing the pivotal role of political empowerment as the institutional prerequisite for other dimensions, with all dimensions of empowerment unfolding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Additionally, the governance boundaries of empowerment are discuss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mpowering residents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Keywords

Tourism Empowerment, Cultural Empowerment, Political Empower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国家对古镇旅游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持续高度重视。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¹颁布,标志着制度性保护的加强。2022年《“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²明确提出“旅游业发展成果要为百姓共享”;2023年《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³,进一步提出“推出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乡村旅游集聚区、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体现了国家对村镇旅游发展的高度重视。

涪滩古镇于2003年被评定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但自2010年以来游客量逐渐下降。当前旅游由政府 and 旅游公司主导,居民权利缺失问题突出。国内旅游增权研究自左冰、保继刚(2008)引介西方理论以来[1],学者们在增权维度和路径方面进行了本土化探索[2]-[11],但对古镇情境下文化属性与居民文化权利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以涪滩古镇为对象,在经典四维框架基础上引入“文化增权”维度,构建涵盖经济、政治、心理、社会、文化的五维分析框架,并特别关注政治增权作为其他维度制度性前提的枢纽作用。

¹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68892.htm

²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74298.htm

³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1/content_6914996.htm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界定

古镇指保存着古代街巷格局、规模介于古城与乡村之间、有较多人口居住且具有商业气息、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较高价值的人类聚居地。

增权是以外部扶持为媒介,提升个体或群体权力意识,消除权利缺失状态的过程。本研究将权利缺失细分为四种类型:缺权指客观上缺少某项权利;去权指权利被外部力量主动剥夺;失权指个体主观上感到无能为力;弃权指个体因结构性约束或缺乏有效激励而无法充分行使权利。

旅游增权指居民在参与旅游过程中,通过内外部力量共同作用,增加相关权能、改善权利失衡状态的动态过程。本研究将其操作化为经济、政治、心理、社会、文化五个维度的权能提升。其中,“政治增权”采用国际旅游增权理论的标准概念(political empowerment),特指居民在古镇旅游发展中对规划决策的知情权、意见表达权、协商参与权和组织自治权,属于旅游社区治理层面的程序性权利。

2.2. 理论基础

Scheyvens (2002)提出了包含经济、政治、心理、社会四个维度的居民旅游增权框架[12]。Sofield (2004)进一步强调,在发展中国家旅游社区中,政治权利的缺失往往是其他维度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13]。增权的实现途径包括制度增权和自主增权[6]。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文化增权”作为第五维度,其理论资源包括: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关于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的规定⁴;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机制及其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逻辑[14];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强调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主能力[15]。文化增权本质上是“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可代际传递的文化资本,并赋予居民对这一资本的支配权”,包括文化阐释权、文化展演权和文化收益权。

文化增权与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存在本质区别。社会增权关注社区凝聚力与治理水平,属于社会治理层面;文化增权关注文化知识的代际传递和文化能力的系统习得,属于文化再生产层面。心理增权关注个体自信与自豪感,属于心理状态层面;文化增权关注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文化表达的能力,属于文化能力层面。涪陵古镇的实证数据将验证这一区分:C18“居民团结”(3.61分)与C22“文化素养提升”(2.62分)的落差,C13“感到自豪”(3.57分)与C22的落差,说明社区凝聚力和心理自豪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文化能力的提升。

需要指出,本研究实证部分对文化增权的测量仍较为初步:C22“文化素养提升”可能同时捕捉了实际文化能力的提高与主观文化认同的增强两个构念,C23“传承意愿”则存在社会期望效应的风险。

在操作层面,本研究中“失权”的典型指标是C15“自信心增强”(直接询问心理感受)，“弃权”的典型指标是C22“文化素养提升”(询问能力变化的结果)。但需注意,C22的措辞偏重居民主观评价,未能完全区别于“失权”的心理测量取向,这是本研究测量工具的一个局限。二者虽会相互强化,但测量的面向不同。

2.3. 文献综述

Murphy (1985)从居民视角研究旅游发展[16];Scheyvens (2002)构建了四维增权框架[12];Boley等(2014)设计了增权测度量表[17]。国内研究中,左冰、保继刚(2008)系统引介了增权理论[1];陈志永等(2013)以西江苗寨为例进行了定量研究[5];胡北明(2019)重构了增权框架[6]。

⁴<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

近年来，增权研究在方法论上不断演进。周学军等(2025)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揭示旅游增权与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因果复杂性[8]；余润哲等(2026)基于复杂性视角发现感知利益是形成居民公民行为的核心因素[9]。行动者网络理论也被引入，胡安安等(2025)揭示了异质行动者重组在古村落居民生计演化中的驱动机制[10]；吴清等(2026)探讨了旅游乡村行动者网络驱动社会文化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11]。表 1 展示了本研究与代表性增权框架的异同。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his study and representative empowerment frameworks

表 1. 本研究与代表性增权框架的比较

作者(年份)	维度构成	主要应用场景	本研究的拓展
Scheyvens (2002)	经济、心理、社会、政治	生态旅游社区	引入文化增权维度；区分四类权利缺失机制
廖军华(2012)	增加环境增权	民族村寨	聚焦历史文化名镇；构建“增权优先指数”
本研究	增加文化增权	历史文化名镇	辨析文化能力 vs.文化认同；提出以政治增权为枢纽的四维路径

然而，针对历史文化名镇这一特定类型旅游地的增权研究仍相对有限，且对古镇文化属性与居民文化权利的关注不足。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概况与权力结构

涪滩镇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北部，始建于宋代。上涪滩为古镇核心区，1956 年二佛寺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被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5 年获批国家 4A 级景区。

涪滩古镇由“重庆胜地钓鱼城文化旅游发展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二佛寺下殿门票收入由公司收取，未建立居民分红机制。古民居为居民私有产权，但政府对其改造具有审批权，形成产权与管治权分离。居委会在旅游决策中缺乏法定参与渠道。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相关文献[18]，经咨询旅游增权领域学者和资深人士，结合涪滩古镇权利现状，确定包含 5 个二级指标、23 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见表 2。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ourism empowerment of residents in Laitan ancient town

表 2. 涪滩古镇居民旅游增权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目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旅游增权	经济增权(W1)	旅游为当地居民带来持续的稳定经济收益(C1)
		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C2)
		大部分人能从旅游收益中获益(C3)
		旅游促进本地居民的就业率提高(C4)
		旅游增加居民收入，并改善居民生活质量(C5)
		旅游收益在政府、企业、居民以及租户之间得到合理分配(C6)
		旅游促进当地居民房屋租金的提高(C7)
		旅游促进居民转而从事旅游相关职业(C8)

续表

政治增权(W2)	对旅游的发展、规划、治理等相关政策,居民都能及时知晓(C9)
	居民能参与到涪滩古镇的旅游规划决策中,并表达对古镇旅游发展的看法(C10)
	出于发展旅游目的成立的居民组织能够及时处理各种矛盾(C11)
	通过发展旅游让涪滩古镇避免拆迁改造(C12)
心理增权(W3)	通过涪滩古镇旅游的发展而感到自豪(C13)
	希望接受更为完善的教育或培训(C14)
	发展涪滩古镇旅游让我自信心有所增强(C15)
	愿意保护涪滩古镇的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C16)
社会增权(W4)	发展旅游后弱势群体的地位有一定提升(C17)
	旅游的发展促使当地居民更加团结(C18)
	发展旅游使得环境变得更好(C19)
	发展旅游让居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C20)
文化增权(W5)	发展旅游让居民的生活环境得以改善(C21)
	发展旅游提升了居民的文化素养(C22)
	愿意传承古镇特有的佛学、建筑、戏曲文化(C23)

3.3. 指标权重确定

邀请旅游管理人员 5 人(合川区文旅委 2 人、重庆市旅游投资集团 3 人)、旅游学专家 5 人(重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组成评分组,经过两轮线上讨论达成一致。采用 9 度法打分,运用 AHP 计算权重。

二级指标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结果见表 3。最大特征值 $\lambda_{\max}=5.0717$, $CI=0.0179$, $CR=0.0160<0.1$,通过一致性检验。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secondary indicators

表 3. 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指标	W1	W2	W3	W4	W5	权重
W1	1	1/2	4	3	3	0.2636
W2	2	1	7	5	5	0.4773
W3	1/4	1/7	1	1/2	1/3	0.0531
W4	1/3	1/5	2	1	1	0.0988
W5	1/3	1/5	3	1	1	0.1072

以政治增权维度为例,其三级指标判断矩阵见表 4。 $\lambda_{\max}=4.0434$, $CI=0.0145$, $CR=0.0162<0.1$ 。其余各维度三级指标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经济增权 $CR=0.0000$, 心理增权 $CR=0.0303$, 社会增权 $CR=0.0162$, 文化增权 $CR=0.0000$)。

最终计算全局权重,关键指标汇总见表 5。

政治增权权重高达 47.73%,反映专家判断:政治参与权利是经济共享、心理自信和文化遗产的制度性前提,与 Sofield (2004)的论断一致[13]。需要承认,上述解释属于对专家评分结果的回溯性阐释,专家评分时的真实判断逻辑无法从数据本身直接验证。47.73%这一权重的稳健性,有待未来纳入本地利益相

关者评分或采用居民感知权重进行交叉验证。C6“收益分配”全局权重仅 0.80%，可能因为专家认为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政治权利的缺失，故将权重更多分配给政治维度指标。

Table 4. Judgment matrix for three-level indicators in political empowerment dimension
表 4. 政治增权维度三级指标相关判断矩阵

指标	C9	C10	C11	C12	权重
C9	1	1/3	1/5	1	0.0963
C10	3	1	1/3	3	0.2495
C11	5	3	1	5	0.5579
C12	1	1/3	1/5	1	0.0963

Table 5. Global weights of the tourism empowerment model indicators in Laitan ancient town
表 5. 涑滩古镇旅游增权模型指标体系全局权重

二级指标	总体权重 (%)	三级指标	局部权重 (%)	全局权重 (%)
经济增权 W1	26.36	旅游为当地居民带来持续的稳定经济收益(C1)	2.12	3.19
		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C2)	24.24	6.39
		大部分人能从旅游收益中获益(C3)	24.24	6.39
		旅游促进本地居民的就业率提高(C4)	6.06	1.60
		旅游增加居民收入，并改善居民生活质量(C5)	6.06	1.60
		旅游收益在政府、企业、居民以及租户之间得到合理分配(C6)	3.03	0.80
		旅游促进当地居民房屋租金的提高(C7)	18.18	4.79
		旅游促进居民转而从从事旅游相关职业(C8)	6.06	1.60
政治增权 W2	47.73	对旅游的发展、规划、治理等相关政策，居民都能及时知晓(C9)	9.63	4.60
		居民能参与到涑滩古镇的旅游规划决策中，并表达对古镇旅游发展的看法(C10)	24.95	11.91
		出于发展旅游目的成立的居民组织能够及时处理各种矛盾(C11)	55.79	26.63
		通过发展旅游让涑滩古镇避免拆迁改造(C12)	9.63	4.60
心理增权 W3	5.31	通过涑滩古镇旅游的发展而感到自豪(C13)	12.30	0.65
		希望接受更为完善的教育或培训(C14)	25.94	1.38
		发展涑滩古镇旅游让我自信心有所增强(C15)	51.01	2.71
		愿意保护涑滩古镇的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C16)	5.37	0.29
		发展旅游后弱势群体的地位有一定提升(C17)	5.37	0.29
社会增权 W4	9.88	在发展旅游方面，当地居民更加团结，能够展开积极合作(C18)	52.05	5.14
		发展旅游使得环境变得更好(C19)	20.10	1.99
		发展旅游让居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C20)	20.10	1.99
		发展旅游让居民的生活环境得以改善(C21)	7.76	0.77
文化增权 W5	10.72	发展旅游提升了居民的文化素养(C22)	50.00	5.36
		愿意传承古镇的佛学、建筑、戏曲文化(C23)	50.00	5.36

4. 研究设计涑滩古镇居民旅游增权实证分析

4.1. 数据采集与样本特征

问卷在涑滩古镇上涑滩发放，对象为当地居民、商户等。回收有效问卷 213 份，有效率 92.2%。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各维度 α 系数介于 0.72~0.85。样本以中老年(31~60 岁占 71.4%)、初中及以下学历(61.5%)、原住民(71.4%)为主；73.7%的家庭旅游收入占总收入 40%以上，旅游已成主要生计来源。

4.2. 增权现状感知与问题优先级

各指标平均分(5 分制)显示，C10“参与决策”得分最低(2.09)，其次为 C6“收益分配”(2.31)；C23“传承意愿”得分最高(4.01)，但 C22“文化素养提升”仅 2.62，形成“有意愿无能力”的悖论。

为综合专家权重与居民感知差距，构建“增权优先指数”= 全局权重 $\times$ (5 - 平均分)，识别制度性瓶颈的优先顺序。全部 23 个指标的增权优先指数已计算完毕，限于篇幅仅列示前 10 位(表 6)。排名末 5 位的指标依次为 C21“生活环境改善”(0.0084)、C16“保护意愿”(0.0090)、C17“弱势群体地位”(0.0178)、C8“从事旅游职业”(0.0208)、C6“收益分配”(0.0215)，表明在专家视角下这些指标的改进优先级相对较低。

Table 6. Weighted priority index and priority ranking (Top 10)
表 6. 增权优先指数及优先级排序(前 10 位)

排名	指标	维度	全局权重(%)	平均分	增权优先指数
1	C11 组织处理矛盾	政治	26.63	2.38	0.6977
2	C10 参与决策	政治	11.91	2.09	0.3466
3	C22 文化素养提升	文化	5.36	2.62	0.1276
4	C2 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	6.39	3.06	0.1240
5	C9 政策知晓	政治	4.60	2.74	0.1040
6	C3 多数人获益	经济	6.39	3.58	0.0907
7	C12 避免拆迁改造	政治	4.60	3.15	0.0851
8	C18 居民团结	社会	5.14	3.61	0.0714
9	C7 房屋租金提高	经济	4.79	3.60	0.0671
10	C1 稳定经济收益	经济	3.19	2.91	0.0667

排名前 5 中政治增权占 3 席，文化增权中 C22 排第 3，验证了政治增权的核心地位和引入文化增权的必要性。由于增权优先指数高度依赖外部专家权重，该排名反映的是专家视角的制度改进优先级，政策制定时需与居民原始感知得分结合使用，C6“收益分配”虽在本指数中排名第 18 位，但其居民感知得分排名倒数第二(2.31)，是实践中不可回避的矛盾焦点。

4.3. 核心问题归纳与机制剖析

4.3.1. 经济增权：“缺权”机制

机制类型为产权模糊与不对称依赖。C6 得分很低(2.31)的深层原因在于门票收益未分流，租金上涨缺乏协商机制，就业岗位多被外来者占据。居民客观上缺少参与利益分配的制度化渠道，属典型“缺权”。73.7%的家庭对旅游收入的高依赖度，本应赋予居民一定谈判力量，但由于居民提供的低技能劳动力和商

铺资源具有较高可替代性，而居民自身缺乏替代性生计来源，这种不对称依赖导致其在利益博弈中缺乏有效的退出选择，只能被动接受既有分配格局。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是：经济增权不能仅靠市场自发调节，必须通过制度性赋权，如租金协调机制和收益共享立法来纠正结构性的谈判不对等。

4.3.2. 政治增权：“去权”机制

机制类型为制度性排斥与信息不对称。C10 得分最低(2.09)，C11 (2.38)、C9 (2.74)均很低。居委会无法定参与地位，居民在旅游规划、收益分配等事务上被系统性排除，属“去权”。这一发现印证了 Sofield (2004)的观点：政治权利的缺失是其他维度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从数据看，C10 “参与决策” (2.09 分) 得分最低，C6 “收益分配” (2.31)、C15 “自信心” (2.56)、C22 “文化素养提升” (2.62)均处于低位，形成政治权利的缺失与其他维度权利缺失之间的高度系统性关联。这一关联模式与 Sofield (2004)关于政治权利是其他权利制度性前提的理论论断高度吻合，但横截面数据无法严格检验因果方向，纵向追踪研究有待后续开展。

4.3.3. 心理增权：“失权”机制

机制类型为相对剥夺感与能力短板。C15 (2.56)、C17 (2.46)得分低，但 C13 (3.57)相对较高。居民虽因古镇闻名而自豪，却在旅游发展中感受到自身地位下降，加之培训严重不足，产生主观上的无能为力感，属“失权”。

4.3.4. 文化增权：“弃权”机制

机制类型为代际断裂与市场失灵。C23 (4.01)极高而 C22 (2.62)极低。年轻人外出导致传统技艺后继无人，文化产品缺乏变现渠道。居民虽有强烈传承意愿，却因培训渠道缺失、经济回报不明等结构性约束而无法充分行使文化权利，属“弃权”。在 C23 得分 ≥ 4 的居民中，C14 “我希望接受培训”得分亦较高(3.15)，表明居民并非缺乏学习动力，而是缺乏提升渠道——这为“弃权”的结构性归因提供了实证支撑，而非个人懈怠的辩解。

4.4. 群体差异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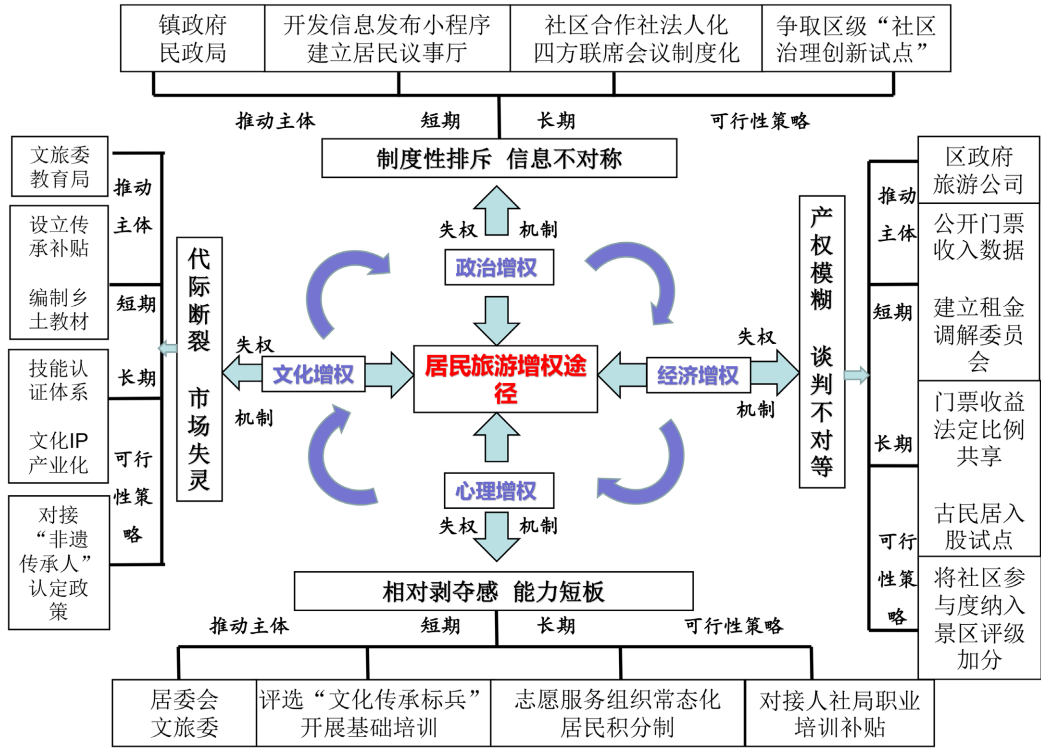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原住民在 C10 “参与决策”上得分($M = 2.01$, $SD = 0.85$)显著低于外来居民($M = 2.28$, $SD = 0.92$)， $t(211) = 2.15$, $p = 0.03$, Cohen's $d = 0.30$ ，对政治权利缺失更敏感。参与经营与未参与经营者在 C6 “收益分配”上均得分很低($M = 2.35$ vs 2.27 , $p = 0.45$)，普遍认为分配不公。未参与经营的居民在 C17 “弱势群体地位”上得分($M = 2.38$, $SD = 0.89$)显著低于参与者($M = 2.52$, $SD = 0.94$)， $t(211) = -2.05$, $p = 0.04$, $d = 0.28$ 。将两个分组交叉后发现，“原住民未参与经营”群体在 C17 ($M = 2.31$)和 C10 ($M = 1.95$)上得分最低，构成增权最迫切的目标群体。

5. 居民旅游增权的四维协同路径

社会增权维度得分普遍较高(均分 > 3.4)，且其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增权的推进，故本章提出“四维增权路径”框架(图 1)，针对每种失权机制设计短期可操作措施与长期愿景目标，并明确推动主体与可行性策略。

5.1. 经济增权：从“缺权”到“共享”

短期措施：(1) 推动旅游公司公开门票收入数据，由区审计局委托第三方审计，年度报告在居委会公示栏和微信小程序同步公开。旅游公司应从“资源开发者”转向“社区发展伙伴”。(2) 建立租金协调委员会，由居委会组织商户和业主代表制定租金参考价和年度涨幅上限(如不超过 10%)，优先覆盖未参与



注：“短期措施”指 1~2 年内可启动并见效的措施；“长期愿景”指 3~5 年内需通过制度性改革实现的目标。

Figure 1. Four dimensional path framework for tourism empowerment of residents in Laitan Ancient Town
图 1. 涑滩古镇居民旅游增权四维路径框架

经营的居民，纠正结构性谈判不对等。

长期愿景：争取从门票收入提取一定比例(参考丽江古城保护基金)作为社区公益金；选择 2~3 户自愿居民，以房屋使用权作价入股旅游公司，探索“产权参与”模式。

5.2. 政治增权：从“去权”到“共治”

短期措施：(1) 开发“涑滩古镇”微信小程序，设置“居民议事厅”，居委会 7 个工作日内回复。(2) 建立季度“居民恳谈会”，明确议事频次、表决规则以及居民可决策事项与需政府审批事项的边界。居民代表遴选应确保原住民比例不低于 71.4%。

长期愿景：推动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涑滩古镇社区合作社”，争取纳入区级“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试点；明确居民在规划评审、收益监督中的法定权利。

政治增权为心理和文化增权提供制度性前提：培训内容和评选标准应由居民议事厅讨论决定，避免增权措施沦为自上而下的“给予”。

5.3. 心理增权：从“失权”到“自信”

短期措施：(1) 评选“旅游发展贡献户”“文化传承标兵”，颁发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评选标准由居民恳谈会协商通过。(2) 与人社局合作，开设旅游礼仪、文化讲解、手工艺等培训班，每年至少 4 期。针对“原住民未参与经营”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开设专门的手工艺课程，降低参与门槛。

长期愿景：建立“居民积分制”，参与社区事务、获得培训证书可积分享受服务优先权；培育志愿服务组织，承接游客引导、环境监督等事务。

5.4. 文化增权：从“弃权”到“传承”

短期措施：(1) 设立“涪滩文化传承专项补贴”，对接“非遗传承人”补助政策，对从事川剧、舞龙、石雕等传统技艺的居民每月发放补贴，重点面向传承人和有意拜师学艺的青年。(2) 编制《涪滩故事》乡土教材，纳入涪滩镇中小学地方课程。

长期愿景：(1) 与人社局合作，开展“古镇文化讲解员”“传统小吃制作师”等专项职业能力认证，持证者优先聘用。(2) 将二佛传说等开发为沉浸式夜游、舞台剧，收益按比例分配给传承人，组建由老艺人牵头的“居民文化委员会”，确保文化阐释权、展演权和收益权回归居民主体。(3) 编制《涪滩古民居修缮图集》，申请改建居民可获社区公益金工程补贴。

上述文化增权措施的有效实施同样依赖于政治增权的推进：传承补贴的标准应由居民议事厅参与制定，文化委员会的组建应经居民恳谈会协商产生，确保文化赋权是居民主体的“获得”而非自上而下的“给予”。

6.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第一，政治参与权利缺失是核心困境。政治增权权重 47.73%，增权优先指数前 5 名中政治指标占 3 席，C10“参与决策”(2.09 分，最低)与 C6“收益分配”(2.31)、C15“自信心”(2.56)、C22“文化素养提升”(2.62)形成系统性关联，印证了 Sofield (2004)关于政治权利是其他权利制度性前提的论断。但需强调，该关联的因果方向有待未来纵向追踪研究加以验证。

第二，居民权利呈现“缺权-去权-失权-弃权”复合状态。经济缺权源于产权模糊与不对称依赖；政治去权源于制度性排斥；心理失权源于相对剥夺感；文化弃权源于代际断裂与市场失灵，居民并非缺乏动力而是缺乏渠道。

第三，四维增权路径以参与决策权利为制度性前提，各维度协同推进。短期聚焦信息透明、培训补贴，长期推动社区合作社法人化、收益共享立法等改革，并配套权责边界与防精英俘获机制。

第四，文化增权是古镇增权的必要维度。居民传承意愿强烈但文化能力不足，且与心理、社会增权存在本质区别，其核心是“文化能力的实践维度”而非“文化认同的情感维度”。

第五，群体权利感知差异显著。“原住民未参与经营”群体在 C10 和 C17 上得分最低，是增权的最优先目标。

6.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框架拓展层面，将旅游增权理论从民族村寨延伸至历史文化名镇，并借鉴文化权利、文化资本和文化自觉理论，区分文化能力的实践维度与文化认同的情感维度，初步构建了文化增权的理论框架。在机制揭示层面，以实证数据勾勒出政治权利的缺失与其他维度权利缺失之间的系统性关联，识别了四类失权的不同形成机制，其中“不对称依赖”概念为理解古镇居民经济缺权的深层根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为精细化增权提供了分析工具。

实践层面，地方政府应主动构建“协同治理”结构，兼顾短期可操作性与长期制度改革，重点关注原住民和未参与经营弱势群体，并配套治理边界设计。

6.3. 实施挑战与风险规避

所提增权路径在实际推进中可能面临多重挑战。首先，存在“精英俘获”风险，即少数居民代表可能垄断话语权和资源分配，使增权成果难以惠及边缘群体。为规避这一风险，应建立透明的代表选举制

度,实行居民代表任期制(2年一届,最多连任两届),确保原住民、外来居民、参与经营与未参与经营者均有轮流代表机会。其次,增权措施可能引发社区内部新的矛盾,例如租金协调委员会在制定租金上限时可能激化商户与业主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应设立多元化的冲突调解机制,引入第三方机构(如旅游行业协会、高校研究团队)进行专业调解。再次,各项措施对不同利益群体存在差异化影响:门票收益共享可能更多惠及产权所有者,而培训补贴则更有利于愿意学习的青年居民。政策设计需充分评估各群体的受益与受损情况,通过权利清单制度和“增责同步”机制实现权责对等。此外,增权并非“权利越多越好”,需明确居民可决策事项与需政府审批事项的边界,防止因权利过度扩张而影响古镇保护与景区运营的可持续性。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1)AHP专家组未包含本地利益相关者,政治增权权重可能偏高,其稳健性有待纳入本地利益相关者评分或居民感知权重进行交叉验证。(2)文化增权量表仅2个题项,C22可能同时捕捉实际能力和主观认同两个构念,C23存在社会期望效应风险;未来需增设“找不到培训渠道”“没有场合讲述故事”等行为测度题项。(3)横截面数据无法检验因果方向,政治权力的缺失与其他维度权利缺失的系统性关联需纵向追踪和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4)四类失权类型可能存在交叉,外部效度需在其他类型古镇中检验。

基金项目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2025 年科研项目:合川区涪滩古镇居民旅游增权路径研究(项目编号:KYSK2025018)。

参考文献

- [1] 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23(4):58-63.
- [2] 廖军华.社区增权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以贵州西江苗寨为采样点[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 [3] 王亚娟.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J].旅游科学,2012,26(3):18-26,94.
- [4] 孙九霞.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旅游学刊,2008,23(9):22-27.
- [5] 陈志永,李乐京,李天翼.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J].旅游学刊,2013,28(6):75-86.
- [6] 胡北明,张美晨.我国社区旅游增权理论框架及模式构建研究——基于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评述[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1):87-100.
- [7] 王会战.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增权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北大学,2015.
- [8] 周学军,杨班琪,王爱忠.旅游增权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5,39(10):160-174.
- [9] 余润哲,陈兰兰,黄震方.复杂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行为的形成机理——基于 fsQCA 的分析[J].旅游科学,2026,40(1):106-124.
- [10] 胡安安,王斐,甘雪娜.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生计演化过程与驱动机制——以云南诺邓古村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5,39(9):199-208.
- [11] 吴清,何萍,刘书志,等.旅游乡村行动者网络驱动社会文化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以东莞市南社村为例[J].中国生态旅游,2026,16(1):199-211.
- [12] Scheyvens, R. (2002) *Tourism for Development: Empowering Communities*. Pearson Education.
- [13] Sofield, T.H.B. (2004) *Empowermen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Pergamon Press.
- [14]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
-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241-258.
- [15]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34(3): 15-22, 158.
- [16] Murphy, P.E. (1985)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Methuen.
- [17] Boley, B.B., McGehee, N.G., Perdue, R.R. and Long, P. (2014) Empowerment and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rough a Weberian Len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49**, 33-50.
<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14.08.005>
- [18] 张龔. 城中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旅游增权研究——以厦门曾厝垵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厦门: 华侨大学, 2015.